

蒼洱之間

羅莘田 著

002577



獨立出版社
印行

羅莘田 著

蒼
洱
之
間

獨立出版社
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蒼洱之間

△白報紙本定價二元五角幣▽

著者 羅 莘 田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南京：申家巷二十一號

版權不准
有所翻印

代表人 盧 逮 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

楊序

莘田先生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是遊記，記載，考據，甚至書評，一種兼容並包的雜文小集，也可以說是他的嚴重著作之外的一種筆墨遊戲。我讀了不禁發生兩種感想：一種可說是近乎普通的問題，另一種便是專門一點的問題。

所說普通的問題，用成語說，就是「工作與遊戲」不獨在教育上需要恰好的配合，在人生，在作學問上，也都有其重要性。可是我們永遠不能應用的合適，這就常會使我們的學問太死板，我們的人生太偏狹，或在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生活太缺乏嚴肅性，以至流氓而無所歸宿。我在這裏不是去附和那種「遊戲時儘力遊戲，工作時拚命工作」的說法，我倒感覺這問題的重要性，是在工作與遊戲的相互影響。苦喪着臉工作的人，不獨自己很苦，及使看他的人或合作的人感到痛苦，我疑心他根本就作不好他的工作。他把工作變成苦惱，一定會使工作的內容，澀竭枯稿，以至窒息。因為那工作裏缺少一個生動的靈魂！

我甚至疑心這種人暴殄天物，他把活材料都糟蹋了。一個死靈魂壓在一堆死材料下面！生動的靈魂！它是宇宙人生的鎖鑰，它並不需外求，它來自「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就是來自遊戲。一種把自己揉合在宇宙萬物中的遊戲，一種鑄山範水，嘲風笑雨，把自己分給宇宙萬物，又從宇宙萬物找到自己的遊戲。嘔！神聖的遊戲，有了它盲者可以視，聾者可以聽，死者可以復活，失掉它一切便都是死亡！

但這理總是兩面的，這種遊戲不羈的精神，必須放在嚴肅的工作裏，纔能相激相盪，琢磨生光。不然，它只是野風，是林妖，是山怪，流浪於廣漠之野，消失於無有之鄉。呵！那清曠流蕩的野風，必穿林繞激成音樂，必行水繞盪爲漪瀾，必入雲纔疊成異彩；也如那遊戲的靈魂，必在莊重的工作裏，纔能施展身手，發揮氣力，放棄一切而吸納一切，否認一切而肯定一切，破壞一切而創造一切！

離題太遠了罷？不的，我在這本小冊子裏，窺見作者一點的遊戲精神，我可以說我愛的是那份態度。作者白天遊山，夜裏考古，在神話造成的古廟中抄錄碑文，在夕陽蒼茫的

山路上研究方言，這不免有些「學究的風雅」，或「風雅的學究」味道，但這種味道若是配合的好，正足使那些考據文字不太死板，而放浪山水却不至流連忘返。這也正是作者的特點，而也是這本書的特點了。

另一個問題，便是遊記的體裁了。單看這本書的命名「蒼洱之間」可能是遊記，可能是歷史，也可能是地理，我猜想作者的初意，是在寫遊記，因為脫不了一般學者的習慣，知識籠罩一切，所以及於方俗傳說，及於歷史考證，及於方言研究，更為內容的廣泛，不名遊記而名以通名。然而作為任何旁的書看都不如作為遊記看更合情理，可是一本如何奇異的遊記！

●說到遊記，一般的總覺「徐霞客遊記」是標準的遊記，我對於這本名著却始終不感興趣。我萬分佩服他爬山越嶺的精神，却從不覺出他對山水有心領神會的樂趣。他對於山水那種刻板式的感應（Stock Responses）因而表現為那些冗長而陳舊的刻畫，只描寫了山水的外形，卻從未寫出山水的性靈。並且，他到處只見山水而不見人，更看不見人與山水

的關係。我指的是那些民俗，神話，或傳說。他足跡所經的地方，全無生命，因而他的山水也失掉了靈魂。他也許能成個頂好的地理學家，或是南北極探險家，但不是一個遊人。

這本書的山水描寫雖常是站在山水以外，却也有時融在山水之中。尤其是對於那地方民俗與神話傳說的耐心研究與記載，使我們能藉以窺見活動於那些山水間的初民心靈，他們的理想與情感，他們把人工的廟宇安插在山水裏，也就藉着代表他們理想的人格，他們的神，與他們的山水發生了不解的因緣。比我們只讀一本山水的遊記更能了解那些山水。所以我認為除了「五華樓」一篇太近於書評外，全書使命爲蒼洱遊記也無不可。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楊振聲謹序。

潘序

幸田先生把兩次蒼洱之遊的零星筆墨搜集在一起，行將付梓，要我在卷頭說幾句話，我沒有法子推辭。這其間有好幾個理由。第一，他和我年歲相同，前人生肖之說儘管沒有根據，我們在性情興趣上確有不少共同的地方。這一層，幸田先生在「鷄足巡禮」的「從烏龍壩到倒挂水」一段文字裏也曾經提到。第二，兩次的遊程裏，同行的朋友雖多，祇有他和我兩人是先後都參加了的。第三，孝通作「鷄足朝山記」後，要我做一篇小序，我不客氣的做了；這番我如果堅辭，就不免見得有幾分客氣，而多年同學，兩次偕遊，甘苦共嘗，無話不說，這客氣是早就不存在的。

說到甘苦共嘗，我又聯想起一個比較有分量的理由。就是，在鷄足巡禮的過程裏，我們兩個人都幾乎出過岔子，爲同遊諸人都增加過一些心事。我在本年二月十日的日記上說：

「莘田今日之境遇蓋與余二月六日之境遇相似。余爲出遊之第一日，莘田則最後一日，可云無獨有偶。而今日之事，余亦負相當責任。滑桿本爲余所設，余懲前毖後，執意不可，以讓莘田。莘田初既徘徊於輿騎之間，終乃成李代桃僵之局。顧余亦嘗自忖，設余今晨改騎爲輿，則勢須發生更大之僵局；二輿強弱懸殊，如余所乘者爲春臺之輿，則僵局之主人將爲春臺，春臺之脚力固不逮莘田也；如所乘爲莘田之輿，而亦半途而廢，則前程遠大，僵局之主人卽非余莫屬，幸而稍獲前進，亦勢須獨宿趙州，甚或烏龍壩矣。是則莘田之落後，從全局觀之，猶爲不幸中之差幸。且余既演話劇於前矣，勢不便再演第二次，以重累同人，同人雖不以余等之不克同進止爲嫌，余則不能不以分謗者視莘田，故余於莘田實歉謝兩深也。」

莘田先生和我既有這一段後先媲美的好緣，我引起波瀾於前，他造成曲折於後，教不平凡的好雞足之遊更見得不平凡，而他所造成的曲折，我多少也要負一部分責任，如今他要我說幾句話，我卽明知其爲畫蛇添足，也何敢推却呢？

我們讀遊記，總遇見兩種形式，一是日記的形式，二是紀事本末的形式。內容的精神也往往不出兩路，一是因寄興而多涉想像，二是因求實而多作考據。前人遊記流傳於今的，大抵日記體的失諸支離瑣碎，或質勝於文，本末體的失諸空疎無物，或文勝於質；前者如放翁的入蜀記，霞客的遊記，後者如唐宋以來古文家無數的短篇作品，其中文質彬彬的例子似乎並不多，近來的風氣不同，而不同之中顯而易見可以看出幾分進步。日記體的漸趨於不時髦，是一個進步的表示；本末體的力求文情並茂，可資研討，也可供欣賞，是更進一步的表示。我們知道歷史的記載很早就等於放棄了編年的體裁；傳記文學中年譜的方式近來也日趨於陳舊，大概都是這種演變的趨勢的一部分罷！

幸田先生的這本集子和孝通的「鷄足朝山記」，無疑的都是這趨勢中富有代表性的產品。文情並茂四個字，兩家都可以當之無愧。不過有一點不一樣，情字原可以有兩個不同的意思，主觀的情緒與客觀的情實。孝通以前者勝，幸田先生則以後者勝；而就我個人的性格而論，我更能夠領會的是幸田先生的這本集子，並且認為幸田先生的作法可學，而孝通

的輕易不宜學，學則易滋流弊。

我一面先後替兩家寫卷頭語，一面却深知我自己不會寫遊記，我甚至於對於一切言情敘事的筆墨都存幾分畏縮的心理。這大概是天分所限，無可如何的。今春從蒼洱鷄足歸來，辦刊物的朋友們向我索稿，我除了拿日記搪塞以外，別無長策。孝通的作法我不會，辛田先生的格調我也及不來。其實題材是一樣的。人類學、民族學、歷史、掌故，都是我們共同的注意範圍；我於語言學雖屬外行，也不能說毫無興會。但我的情緒不夠綿密，我的觀察不夠細到，我的文筆不夠典雅；動力、資料、工具，全都不够，所以即使有些心領神會之處，也往往達不出來。

辛田先生和我雖有兩次同遊之雅，但他的收穫要比我多得多，他於演講遊觀之外，兼事學問，特別是邊疆語言的記述與分析。這是他的主要的收穫。這本集子不過是一種副產品，卽就這副產品而論，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我耳目所未及的。去年大理之行，我們同去而沒有同歸，他比我多稽留一個多月；集中貳、肆、伍三篇就是這時期的產物。壹、叁、

陸、梁四篇所敘的種種十九是兩人共同的經驗，但辛田先生到處要比我用心得多。即就「木氏家譜」一事說，我和孝通見過就算了事，辛田先生則當時既詳細記錄下來，事後又加以分析比較，終於成爲一小篇有系統的研究文字；而在許多朋友看來，我還是對譜學極感興趣的一個人！再就雞足巡禮的別方面說，辛田先生遊歷所至，至少比我多尊勝塔院和賓居大王廟兩處，而這兩處我因爲身心與經驗方面的種種限制，都是無法追隨以至於根本沒有追隨的資格的。辛田先生口口聲聲要拿尊勝塔院來抵制我的「曹溪一滴」，其實這一滴是愚者千慮的一得，並且還是得之於偶然，是絕對犯不着抵制的。曹溪的一滴本來就敢不過尊勝塔院的氣象萬千，何況後來又加上一個賓居大王呢？我們一路談笑，不斷的喜歡算這筆得失的賬，其實我口頭不示弱，心裏是早就認輸了的，後來一到賓居，我就完全不作聲了。我要借這個機會正式向辛田先生提出，我們如今一面把這筆舊賬結了，一面慢慢的再尋機會，一踐共遊蜀西青城或滇西麗江之約如何？

三十二年八月，潘光旦。

蒼洱之間目錄

楊序

潘序

壹、從滇池到洱海……………一

貳、蒼洱之間……………一六

一、大理的新年……………一六

二、楊玉科祠和杜文秀府……………一七

三、關於喜洲……………一九

四、華中大學……………二一

目錄

五、聖源寺和羅刹閣·····	二四
六、洱海之濱·····	二八
七、中央皇帝廟和三靈廟·····	二九
八、無爲寺和下雞邑·····	三三
九、「掛彩」歸來·····	三九
叁、清碧溪記遊·····	四二
肆、大理的幾種民間傳說·····	四九
一、觀音降羅刹·····	四九
二、南詔始祖的感生說·····	五六
三、大理始祖的感生說·····	六五
四、猴兒換太子·····	六七

五、望天雲·····	六九
六、餘論·····	七二
伍、五華樓·····	七四
陸、鷄足巡禮·····	八三
一、不肯低頭便掛冠·····	八三
二、走馬下山興未闌·····	八六
三、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垓·····	九三
四、記賓居大王廟·····	九七
五、從烏龍壩剝倒掛水·····	一〇三
柒、記鷄山悉檀寺的木氏官譜·····	一〇八

